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五十八回 張忠虎丘山戰眾賊 姜玉福建館門群寇

詞曰：堪歎人生天地中，使盡了心機為利名。寶貴榮華花間露，好勇爭強火化冰。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空。任君使盡了千條計，難免荒郊身被土蒙。話說馬成龍正在對河居吃酒之際，遇見了一個人，把手中刀望桌上一拍，說了好些個惡話，嚇的眾吃酒之人都不敢言語了。成龍把手中的刀，也照著桌上一插，說：「我也不是無名，白欺負我，你先等等！若不服，過來咱們比並比並，我可不怕這些個事！」那邊那個人一聽此言，說：「好哇！來，來，來！咱們去到了無人之處再說吧。」手拿金背刀，一直的望門外去了。成龍後面跟隨。嚇的跑堂的也不敢追，自己在鋪內盡害怕。成龍跟著那個人到了無人之處，成龍說：「我瞧你像一個『合字兒』。」那人一聽，說：「不錯，你『好俊招路』啊。我是知道你像個『線上的』。」成龍不懂，本來他頭一句，是與馬夢太學的，一聽人說：「好俊招路兒」，他說：「你才是『抄路兒』。別玩笑。」那個人也笑了，說：「原來你是一個外行，我也不必多問，你姓什麼？哪裡人氏？」馬成龍自通名姓。那人說：「原來是馬大哥。我久仰大名，轟雷貫耳。小弟是陝西咸陽人，姓張，名忠，字大虎。我別號人稱笑面無常。奉我義兄之命，前來這侯府下書。來到對河居，一瞧尊駕這個穿著打扮，我疑你是一個綠林中的英雄。今天一問，才知是一位大人。」成龍說：「張大哥不可這樣稱呼。你我自己兄弟，何必如是。」二人復又回來了，到對河居，二人在一個桌兒上落座，又把那邊的菜都給移過來。二人越說越高興，成龍說：「賢弟，你今天跟我去把這虎丘山逛逛。」張忠說：「小弟與兄長可以前去。」又派人僱了兩乘爬山虎。成龍要到櫃上給錢，張大虎說：「大哥，你不必讓，我早已給留在櫃上兩錠紋銀。若要不然，你我方才要笑，他為何不與咱們要飯帳呢？我一進來之時，你正低著頭兒在那裡喝酒，我給他們櫃上留下的。咱們逛完了廟，再回此處吃酒算帳。」二人到了外邊，方要上爬山虎，成龍一瞧大虎坐的那爬山虎，兩個人倒雄壯；惟有這一乘爬山虎兒，是哥兒兩個，都是瘦弱的身體，一場寒病方才好。山東馬身軀又大，二人不能抬成龍，說：「老爺，我們哥兒兩個是不能抬你老人家，再僱別人的吧！」成龍說：「你二人再找一個人，二人在頭裡橫上一條槓子兩個人抬著，一個人在後邊抬著，也就成了。」二人點頭，照樣找了一個人來，抬起兩個人，一直的奔虎丘山而來。

走了有五六里之遙，後邊過來了兩乘轎子，頭前一匹引馬，後邊還有四五個跟人。頭前那個引馬直嚷說：「閒人退後，轎子來了！」成龍與張忠二人的爬山虎兒望旁邊一閃，轎子由東邊望西而去。方一過去，只聽轎內有人說：「站住！」轎裡邊是一個婦人說話，說：「馬大哥，你多早來的？」山東馬成龍說：「你是望誰說話哪？」轎內那少婦人說：「成龍馬大哥，你不認識我嗎？我哥哥是胡忠孝，難道忘了不成？」山東馬一聽，說：「原來是賢妹。我是昨天晚響才到，打算要去到副將衙門去瞧瞧張三兄弟，我還沒去哪。」原來這兩乘轎子，頭前是張廣太的大夫人胡氏賽花，後國是他二夫人韓氏紅玉。二人因廣太到任不服水土得病，許下願上虎丘山燒香，廣太好了，不叫他們去。今天是張三大演操去，二位夫人私自帶領幾名跟人，去上虎丘山還願去。方走到此處，遇見了他等兩乘爬山虎兒，說了幾句話。胡氏夫人說：「回頭馬大哥上我們衙門裡去吧。」吩咐起轎。

張大虎問馬成龍說：「馬大哥，這是誰的夫人？」成龍說：「這是本處水師營鎮大人張廣太的夫人。」張忠一聽，說：「真乃怪事！我也認得一個張廣太，在上海道台衙門。那個人可是人跟官的，與你方才說的這個張廣太是同名。我認的那個，是武清縣河西務的人。」馬成龍一聽，說：「你認的那一個武清縣河西務的張廣太，與這一個張廣太，他是一個人。」張忠說：「他如何能作官？」成龍就把張三大先前的那些個事就了一遍，張忠說：「罷了！人生在世上，真有這樣奇遇！我張忠自幼年在江湖之上闖蕩，也沒有遇見一點好事。」

二人才要走，只聽得那邊一片聲喧。抬頭望正西一看，只見那北邊山岔內出來了一伙人，約有三十餘名，把兩乘轎子圍住。又見自那邊跑過來了幾匹跟馬，馬上之人直嚷說：「二位快去吧，來了四十多個賊人，把我們轎子給圍上了。一個為首的賊人手執大棍，要搶我們夫人。二位快去吧，救人要緊！」張大虎拉金背刀，一直的望那邊跑去，口中大罵說：「好小輩！你等不要無禮，我來也！」到了轎子那邊，胡氏夫人、韓氏夫人，二位雖然有能耐，無奈有一件事，都穿著一身衣服，又是厚底鞋，所以然不成，不敢下轎子，心中著急，只見那邊為首的一人說：「你等好好的回去，把轎子放下！」嚇的抬轎的戰戰兢兢放下轎子就跑，眾跟人也跑了。賊黨方要抬轎子走，只見張大虎一掄金背刀，大嚷一聲，說：「好膽大的賊人！白晝攔路搶人，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掄刀照著賊人就是一刀。

眾賊人望兩旁一閃，只見過來一個為首之賊人，身高九尺，面如生羊肝，兩道劍眉，一雙圓眼，身穿青洋縐褲褂，薄底快靴，兩隻眼睛滴溜溜的亂轉，一條青縐手絹包著頭，手使一條鐵棍，迎著張忠而來，口中說：「你是何人？敢這樣大膽！你可認得鴛鴦太歲曹太嗎？」張忠一聞此言，說：「這小輩，我要說出名姓，把你唬死！來！來！咱們先比並較量，如你能贏了我，萬事皆休；如你贏不了我，休想逃走！」那鴛鴦太歲曹太舉棍就打。張忠望旁邊一閃，掄刀就刺。二人動手多時。成龍自那邊過來，懷中抱著大環金絲寶刀，趕到說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賊人？」那些個賊人說：「我們是此處人，你問作什麼？」原來這些人都是福建會館的看館之人，為首的曹太是天地會八卦教的會總，這些個人也是他們教中之人。只因聽說張廣太的夫人今天去虎丘山降香，曹太要替侯起龍報仇雪恨，帶眾賊在中山半路等候，方要搶了走，不想成龍與張忠趕到。曹太一瞧馬成龍穿的衣服個別另樣，又見他那面貌好像有人常說的山東馬成龍。此時天地會的賊人，自盧定河、王千層被馬成龍拿獲，他等聞名喪膽，俱拿成龍起誓。他們的人遇要事，都這樣說：「誰要屈心，叫他遇見了大清國的山東馬！」有見過成龍的，有沒見過成龍的，大家傳說。曹太今天一見山東馬這樣的打扮，心中就有幾分疑惑他是馬成龍。

曹太正與張大虎動手這際，山東馬趕到說：「張大賢弟，我來也！」自通了名姓，唬的眾賊人膽戰心驚。曹太舉棍就望下打，馬成龍用寶刀相迎。只聽得「克嚓」一聲，將曹太的鐵棍削為兩段。把賊唬了一跳，轉身就要逃走。山東馬一刀，照著他脖頸上，只見紅光一片，把賊人頭皮削下來一塊。曹太一俯身，帶群賊竟自逃走去了。眾轎夫復又回來，把這兩乘轎子又抬回去了。眾跟人都跑了。山東馬與張大虎二人回來，坐著爬山虎兒歇著。

只見張廣太帶著姜玉，還有四小跟班的而來。原來是三大人辦完了公事，自己要上虎丘山，走到半路上遇見自己家人，是跟二位夫人的，被賊追下來，一瞧見大人，回稟明白。張廣太著急，帶著眾人，正遇見馬成龍與張大虎，連忙過去說：「二位大哥，小弟有禮。多早來的？為什麼不到我衙門裡去？」張忠說：「我今天方才到。也不知賢弟在此居官，我遇見了馬大哥，在對河居喝了半天酒，要逛虎丘山，正走在這裡，遇見了尊眷的轎子被賊人圍住，我與馬大哥將賊人殺散，正遇見你到此處來。」成龍說：「我是昨天到的，天就晚了。今天早晨起來，同侯爺大哥喝了會子酒，我也醉了，夢太也就睡著了。我自己溜達出來，到對河居遇見張大兄弟，喝了會子酒，我們兩個就來到此處，遇見你的家眷叫賊圍上了，那一伙賊子俱都叫我們給打跑了，遇見三兄弟。走吧，咱們喝酒去吧。」廣太說：「上我衙門去。」成龍說：「不去。咱們上對河居雅座兒談會子心，明天我同老兄弟，我二人到你衙門去。」廣太說：「走。」

三個人同姜玉，一直到了對河居雅座落座。跑堂的笑嘻嘻的說：「三位老爺來啦！」遂給泡過一壺茶來，端上兩碟瓜子，問：「三位要什麼菜？」廣太說：「姜玉過來見見你馬伯父。」姜玉過來行禮，說：「馬伯父好啊！」過來又問：「張伯父好！」說：「適才二位伯父與我三叔說話，我不得親近。」張忠與馬成龍說：「你坐下再說話吧。」隨便要了幾樣菜蔬，要了四壺蓮花白，又要兩壺福貞陳紹酒，大家開懷暢飲。喝至半酣，廣太說：「馬大哥與張大哥，再也想不到今天異地相逢，真乃是人生樂事！無奈有一件，就短師兄馬夢太。」

姜玉在一旁拉了成龍出去，到了外邊，成龍說：「你叫我何事？」姜玉說：「今天你得勸解勸解我三叔父，別讓我三叔回去與

我兩個孀母鬧。今天我孀母上虎丘山燒香，瞞著我三叔父去的。恰巧在半路之上，又遇見賊人。我三叔回去必不能善罷甘休。你老人家要說個人情，准成！」成龍說：「你交給我啦！我必要勸解他。」說罷，二人復反入座，從新吃酒。

吃喝完畢，成龍說：「三兄弟，今天你回去，見了兩個弟妹，應該怎樣？」廣太說：「我萬饒不了那兩個賤輩！」成龍說：「三兄弟，不是那麼樣辦法。論理，可是兩個夫人的大不是。要真叫賊給搶去，那時你是死是活？這件事若是我，不這麼辦，須得把他們殺了！」成龍這詼諧的話，廣太本就有氣，再聽他這麼一說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站起身來說：「二位兄台，我不讓到我衙門裡坐著啦，明天再見！」寫了飯帳，方才要走，成龍說：「我與你玩笑哪，別認真殺了。」廣太也不言語，姜玉說：「好哇！這是你給講人情哪？」說著話，出離對河居，一直回衙門。

姜玉在頭前，直跑到了衙門，先奔後面，說：「二位孀母，了不得了！」

我三叔因為你們上虎丘山幾乎被賊人搶去，我三叔甚是有氣，拿刀來殺你們兩人來了！」嚇的兩位夫人顏色更變，說：「姜玉，你快請你李伯父、鄒伯父來勸住你三叔！」姜玉出去，有片刻之工，張廣太手持鋼刀，闖進上房，要殺兩個夫人。不知此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